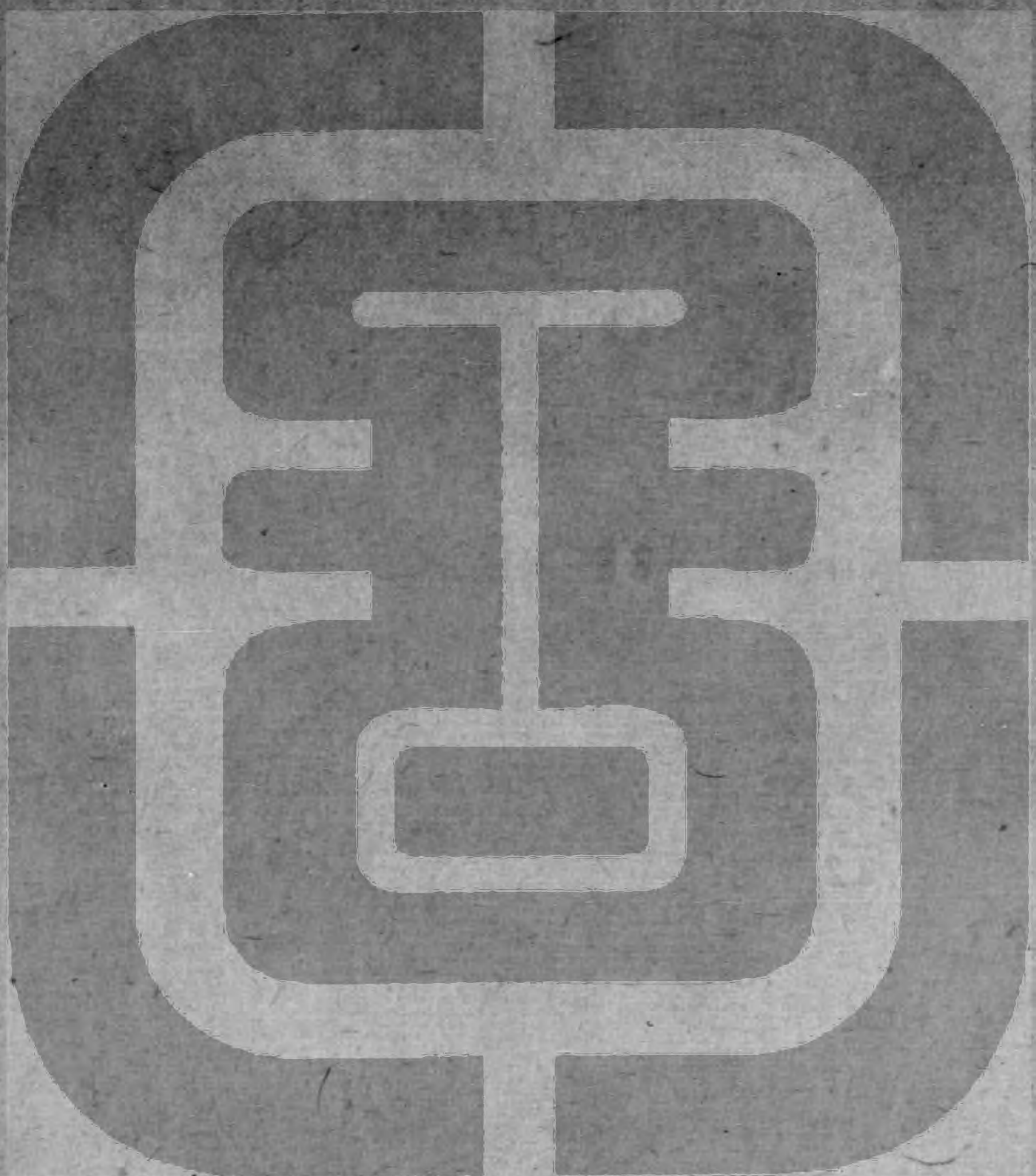


水



含經堂別集卷上

制草

恭擬大清會典序

祈穀壇祝文

天壇禱雨文

天壇再禱雨文

恭擬 皇后冊文

恭擬 孝懿皇后謚冊文

恭擬 孝懿皇后祭文

又一道

又一道

又一道

福建將軍伯佟國瑤祭文

浙江提督陳世凱碑文

恭擬大清會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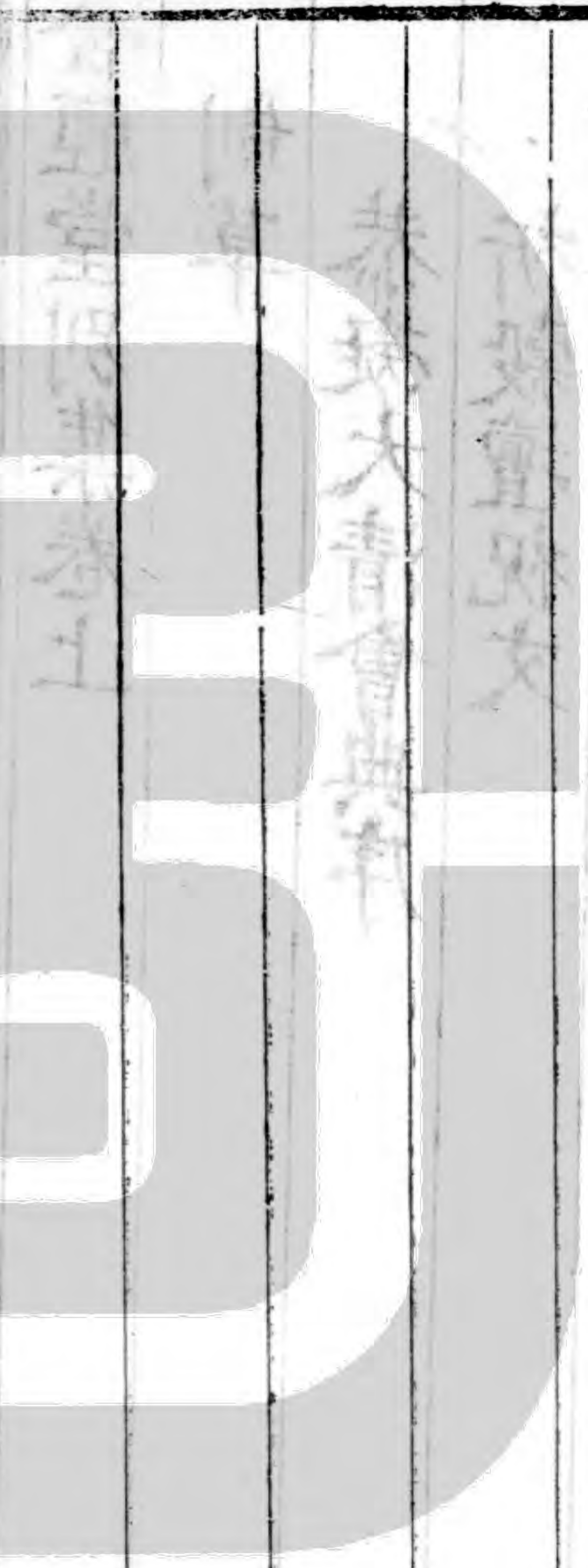
恭擬大清會典序

天寶再書雨文

天寶再書雨文

天寶再書雨文

恭擬大清會典序



含經堂別集卷上

崑山徐元文立齋著

制草

恭擬大清會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憲天出治經世宜民莫不立之章程允釐庶績二帝三王之成迹略見於尚書周禮唐虞以九官四岳十二牧綜理內外而周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並以時亮天功阜成兆姓責有攸歸斯事胥就理上古之世其事簡其辭約故見於書者祇咨命數言而賦政任功之意周禮蓋詳焉沿及唐宋倣為六典輯為會要皆本斯意明初撰諸司職掌其後因之勒成會典雖纍

代制作未必盡當於二帝三王之所以爲治者要皆舉
弘綱詳細目變通因革亦各其宜也洪惟我神宗會聖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戡亂救民當草昧締構之初而
法制惟新規模大定

太宗文皇帝繼之聿緯以武聿經以文典則科條次第
釐舉

世祖章皇帝同風六合徧德萬邦府修事和聲教洋溢
凡所以丹青至化潤色鴻業者郁郁彬彬粲乎備矣朕
嗣歷服三十年於茲夙夜兢兢續承

祖考憲章前謨以仰遡乎堯舜禹湯文武致治之隆軌
時飭群臣勤修職業每建一事布一令務期上弗戾於

古下克誠於民酌劑討論其難其慎然後付所司奉行
夫朝廷之規制損益無一不關於黎庶大中之軌立則
衆議不淆畫一之法行則民聽不惑制治保邦之道惟
成憲是稽不綦重歟用是特命儒臣纂輯會典綱維條
格甄錄無遺終始本末犁然共貫庶幾

列聖之神謨睿慮大經大法炳耀日星而遵道路者得
有所據依矣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有之其
爾典常作之師我國家典章完具視前代加詳悉皆本
之實心以相推準而非緣飾虛文鋪張治具自今本支
百世惟良法美意相與恪遵無斁官治民察以躋斯世
於隆平萬年無疆之休將於是乎在矣可不念哉

恭擬祈穀壇祝文

臣纘承鴻業撫育蒸黎惟貴粟重農孜孜先務荷天之眷歷紀順成率土元元久沾樂利頃者歲行在己旱暵爲憂畿甸之間阻飢尤甚臣目覩災饑閱此窮黎宵旰無寧中情惶惕殫心拯濟固敢暇寧顧時閱三冬同雲鮮應側席減膳倍篤焦勞茲者候屆上辛由功肇始伏念

天心之仁愛軫民力之艱難苟非錫是豐穰何以得俾康乂敢因祈歲展竭悃誠冀昭事之精虔荷穹蒼之鑒格謹率臣僚以玉帛牲醴粢盛庶品恭祀上帝伏祈右茲將享時若雨暘用觀百穀之成溥洽三

農之慶

恭擬天壇禱雨文

臣仰承 眷佑綏育黎元宵旰旣兢兢罔敢怠逸惟冀雨暘時若民物阜成乃者仲夏已臨甘霖未沛閱茲農事怵惕靡寧深慮眇躬涼德政治失宜在廷百職未能濟共爾位克殫乃心致此亢暘憂及黔庶今耕夫懸耜播種後期艱食堪虞雲霓望迫若非仰祈穹昊何由俯慰民生用是祇肅齋居兼勵卿士實圖滌袂共竭精誠謹以牲帛醴齊粢盛虔禱郊壇伏冀昭鑒微忱立施解澤俾三農之普利庶億兆之咸休翹首鴻慈不勝顙切謹告

又

臣統御寰區垂三十載孜孜夙夜惟思康乂民生荷天之休頻歲豐稔乃頃者自春徂夏旱暵踰時閔彼農功憂懷莫釋齋居靜念兢惕不遑率勵在廷共圖修省固已潔誠祗袂上告 郊壇累旬以來旬服漸得祥霖畿輦尚遲甘澍三伏既屆悚跂加深覩炎景之赫曦倍中心之焦灼西成瞬息何望有秋側席殷勞不寧啓處伏念天心仁愛黔庶奚辜忍見窮簷罹茲災青用是迫切呼籲彌竭精誠謹以牲帛醴齊染盛更申虔禱伏冀 洪慈曲垂 降鑿佇膏澤之大霈俾下土其咸蘇瞻望

穹蒼曷勝顙懇

恭擬 皇后冊文

皇帝制曰朕惟德協黃裳王化必原於宮壺芳流彤史母儀用式於家邦秉令範以承庥錫鴻名而正位咨爾皇貴妃佟氏乃領侍衛內大臣舅佟國維之女也系出高閔祥鍾戚里矢儉勤於蘭掖展誠孝於椒闈慈著螽斯鞠子洽均平之德敬章暈翟提身表淑慎之型夙著懿稱宜膺茂典茲仰遵

慈諭命以冊寶立爾為皇后爾其祗承景命善保厥躬化被繁蘋益表徽音之嗣榮昭壘紱永期繁祉之綏欽哉

恭擬 皇后冊文

恭擬 孝懿皇后謚冊文

皇帝制曰道弘地載六宮資陰教之修化始人倫萬國
仰母儀之重壺闈擅媿音足嗣於前徽圖史流馨德常
新於弈禩皇后佟氏英鍾戚畹瑞衍名宗克秉淵心協
女箴之婉婉式昭玉度本天賦之溫莊自媯水以嬪虞
比周京之纘女佐晨昏而將敬勤著雞鳴溥鞠育以宣
慈慶貽麟定仁能逮下木樛曲以堪縈志在進賢荇參
差而必采世方逢乎豐豫儉德滋彰名已冠乎宮庭謙
懷彌篤佩環有節恒贊宵衣織紉惟勞允師內職二南
之風繼軌九御之屬傾心乃正坤維洵推哲配禕褕初
御方期延祉於長秋總帳旋陳遽悼韜輝於永夜雖此
日之芳華易謝而千年之令譽靡窮考古彝章稱茲顯
謚聿煥丹青之采丕揚金石之光特以冊寶謚曰孝懿
皇后於戲溯淑型於桂館媿美姜任播嘉則於瓊編垂
聲穹壤榮哀具備寵渥祇承

恭擬 孝懿皇后祭文

緹宮深肅列芝蓋於秋原翠幕蕭涼闕玉衣於宵殿露
霏霏而始白素節堪傷火熠熠其已西頽光何迫設清
尊而致奠撫雕几以伸哀惟皇后雍肅垂型柔明作範
揚蕤景胄旣率禮而稱詩被教彤庭益含華而斂實播
嘉徽於采苻貞靜成風昭淑行於塗椒溫仁衍慶履豐
思約省輦帶以提躬處貴能謙比圭璋而協則乃舉正

名之典聿酬修德之勞肇被光榮暉正同於夕曜俄嬰
慘戚芳遽萎於寒霜指天路以何期痛人寰之永隔嗚
呼瑤齋寂寂遂邈音容碧海沉沉空餘想像玉瑟既輟
豈哀響之能彈寶鑑云亾竟光儀之不復商飈未老颯
爾生悽炎暑當闡樊然含鬱六宮淚墜緬遺惠之難忘
萬戶心摧觸悲情其何盡苾芬在薦歆格斯期

又一道

彩散軒星悼明霞之易沒光淪璧月悲修夜之不陽移
縞駟於郊宮空留象設杳青鸞於雲路難返靈衣屬黥
素之當除奠几筵而增慟惟皇后德章彤管瑞應瑤筐
沛淑問於川流振芳規於玉映敦仁秉禮夙協女箴體
順含章羣推婦則奉

重闈而鞠衆子孝以成慈親紉組而御綈繒勤兼示儉
惟母儀之備美錫鴻號以褒崇寶璽騰華方賴椒風之
助珠襦閔采遽興薤露之歌秘殿蘭彫餘芬已歇秋庭
梧墜涼景猶新撫遺挂以徘徊望空幃而歎息嗚呼悠
悠丹旒神也何憑冉冉雲車靈兮安駕金缸微暖鴈唳
曉以鳴哀玉座增涼蟬吟風而咽響莫何爲而易謝已
越旬時珮庶幾其重來還陳禮薦享茲醴醴格此雕筵

又一道

寶冊晨輝嘉命正頒於禁籞瑤階夕黯芳型遽隔於軒
垣玉露初零悼華蕤之忽隕銀河乍耿當節序之方悲

列雕俎以抒情觀黼帷而增愴惟皇后安貞成性淑慎持躬名閥挺生夙協珩璜之則

重闈有喜善襄寢膳之勞必敬必勤早見名騰蘭掖克仁克儉羣推德冠椒塗惟令譽之日新實徽音之足嗣禮彰翬翟允率六宮詩詠鳴鳩能均七子乃承

慈旨俾正位於璇閨已邁沈疴遂游神於碧落宵扉月掩寶瑟空陳秋殿風淒珠奩莫啓興言淚霽睠念心摧嗚呼筵几儼如音容安在練衣不御撫芳佩以猶新金輅長辭望采旂其徒設屬桂魄正圓之候追想清暉臨飴馨始薦之時緬懷靈爽特期來格慰此哀忱

又一道

玉階秋寂驚社燕之初辭碧殿宵清聽靈虬之乍永肅彤幃於郊甸容衛空陳釋縞經於班聯哀忱猶切慨音儀之漸遠託芬苾以抒情惟皇后應地居貞承天體順當雀釵之初御德已懋於六宮迨螭紐之新膺望允孚於四海桑壇布靄有待親蠶蘋澗登馨方資薦豆何朱絲其遽斷遂紫掖之終違

聖母顧而深憐憑軒滋戚諸子愴其盡痛遶紉同號旒組飄飄忍見千官袒括帷燈黯黯愁看九御汎瀾神一往而不還時屢遷而何極秋陰旣半惜蘭桂之彫殘月御將周感盈虧之代謝嗚呼宵衣頻警詎忘鳴珮之勞暑服初更彌憶爲絺之儉巷簪安在竟杳容光房樂徒

懸無聞雅奏兼榮哀而相襲奄爾崇朝一俯仰其已陳
邈焉終古不勝餘悼庶格芳筵

福建將軍伯佟國瑤祭文

朕惟國家表揚功閔褒勵勞臣英聲旣炳於軍中異數
必隆於身後銘以鐘鼎頌之鬯卣所以備榮哀之典而
全終始之恩也爾佟國瑤系本忠貞才優果毅承剖符
於累葉鵠印常懸方拜爵於英年龍韜夙授旌節方懸
鼓三軍而敵愾金湯永奠登萬戶於恬熙於是三楚移
麾七閩坐鎮令行霜肅籌邊傳刁斗之嚴操勵冰清律
已絕脂膏之潤方謂壯猷是寄何期良帥云殂軫爾成
勞沛茲渥典特頒諭祭用慰幽靈於戲被以絲綸已賁
旂常之寵陳茲牲醴適訓尊俎之勲

浙江提督陳世凱碑文

朕惟國家撫安方夏綏靖疆隅必簡韜畧之臣以重干
城之寄故生則任隆專閩沒則榮被貞珉所以示酬庸
昭優卹也爾陳世凱雄才克奮武略深嫻擐甲先登靖
甌江之濁浪提戈轉戰過閩嶠之餘氛功屢著于折衝
志惟勤乎報國眷茲威績寵以元戎海邦施控馭之方
幕府握從容之算牙旗晝靜氣肅三軍畫角風和春融
萬井方有資于重鎮遽莫挽乎沈疴軫悼良深嘉名宜
賁特賜謚曰敏襄於戲百戰勲高毅魄激索韉之氣九
原恩逮榮施增窀穸之光勒此豐碑昭茲奕禩

含經堂別集卷上

御製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臣等謹將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一百一十四

含經堂別集卷下

議

孝懿皇后謚議

碑

大清國與鄂羅斯國議定疆界之碑

公牒

國子監條約

都察院告示

申飾鹽政劄

附錄二卷

行狀

墓誌銘

中檢鹽運使

中檢鹽運使

中檢鹽運使

中檢鹽運使

公

大前國典

含經堂別集卷下

崑山徐元文立齋著

議

孝懿皇后謚議

臣等竊惟厚壤安貞儷乾符而作則夕暉朗照配義曜以齊明繫宮壺之揚芬宜丹青之永煥洪惟

太行皇后德昭淑慎性秉柔嘉慶衍勲門早承休於蘭

掖祥鍾戚畹還振采於璇闈佐養晨昏承歡無間居心

慈愛鞠育惟均節儉持躬彰素風於綈練端莊泣下協

雅度於珩璜方慈諭之褒揚禕衣初御乃芳型之彫謝

椒殿長辭惟茲六行貽垂永作千秋令式臣等均依坤

載共闡徽音謹按謚法慈惠愛親曰孝溫恭賢善曰懿
皇后孝德光昭懿範懋著臣等博參輿論詳考彝章恭
擬
尊謚曰孝懿皇后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碑

大清國與鄂羅斯國議定疆界之碑

皇帝撫有天下殊方重譯罔不賓服師武旣揚文教亦
訖蕩蕩巍巍以成大一統之治惟鄂羅斯國在黑龍江
西北陞夙嘗通使效貢後其邊人弗戢潛入雅克薩築
城以處擾我屬部獵戶使我獵戶弗寧厥居于是 廟
謨柔遠先之以文告旣不共命則移偏師攻其城克之

惟

皇帝德並天覆神武不殺所獲之俘悉縱悉遣且資之
舟車餼糧俾返其所 王旅旣旋抄略未已用興師復
圍其城彼乃遣使講好請定疆域康熙二十有八年夏
皇帝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至于尼布潮之地宣
布德意鄂羅斯國使者費岳多羅額里克謝等皆悅服
相與畫疆定界使我邊人與其國人分境捕獵期永永
輯睦無相侵軼約旣定勒之貞石以昭大信垂諸久遠
專條列如左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
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有石大興安嶺以至于

海凡嶺南一帶流入烏龍江之溪河盡屬我界其以嶺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國界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爲我屬河之北岸令爲鄂羅斯屬其南岬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

一雅克薩之地鄂羅斯所治之城盡行除毀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用聽撤往察汗汗之地

一兩國獵戶人等毋許越界如有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拿送所在官司準所犯輕重懲處若十數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行正法雖有一二人犯禁兩國仍相和好毋起釁端

一從前我國所有鄂羅斯之人及鄂羅斯國所有我國之人仍留如舊不必遣回嗣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一和好既定以後一切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公牒

國子監條約

爲申嚴條約事本廂謬膺簡命忝掌成均深懼不克負荷有虛

聖天子作人盛意今幸滿漢東西兩廂同心共事務相淬勵修舉廢弛一切事宜應次第施行先將條約數端

開列如左

一端士習士子首先品行若跣跣放蕩自致暴棄縱文
采可觀本之不存枝葉安附况諸生一入橋門冠服
遂同鄉舉循名責實可不知所奮發自今各宜恪守
準繩言方行矩敦厲實學以成偉器其有踰閑越檢
與聞外事及縱飲樗蒲狹邪遊冶者本廂訪知或廳
堂呈報輕則壓咨檄鎖重則題參褫革決不使莠
草滋蔓以妨嘉植也

一正文體文章自有體裁以昌明博大和雅純粹者爲
主才氣超卓伉爽不羣者次之若躋駁凌亂及萎蕪
不振者定置末等諸生果能熟覽經書精心典籍自
然知識日進學問日充發爲文章定有儒者氣象本
廂厚望諸生不徒以文士期待若玩愒歲月優游邸
舍掛名胄監應試一二次便思咨送考職此道甘苦
毫未之知真所謂自甘不肖者也其痛戒之

一繩曠學坐監年月自有定規告假依親並設程限今
諸生甫一到監即具呈求假或私回原籍踰一二載
來京便自稱年滿妄覲出咨且有不候撥班竟爾回
籍者致鱣堂之上有師傅而無弟子深可歎恨自今
考到監生後必歷過季考月課方準告假如有私自
回籍者必行文坐名提取情面囑托斷不輕徇諸生
擔簦來遊務求實益若貿然遽去殊非辟雍造士之

意其各警省毋忽

一嚴考試諸生學問優劣惟憑考課殿最頗聞校試之日傳遞倩代弊實頗多甚且未經與試請託補卷一體求錄視同兒戲自今前項弊端察出定行處治其補卷者不收錄諸凡曳白不完卷及勦襲陳篇文理絕謬者黏出不準算考

一慎咨送肄業諸生必學成然後咨部向來視考較爲具文以橋門爲傳舍不論季考月課曾否足數年滿便求出咨或年甫數齡或文義全舛不自揣量妄冀一體咨送鴻都姓氏使人厭鄙諸生獨不憤發乎自今悉照監期多寡按時計月如例考課其有考次闕

少年齒極幼及文義不通臨點不到者不準出咨

一重教習 國家設立官學原以作養八旗子弟選孝廉明經及國子生有才學者以充教習如古都講之比三年期滿從優受職不可謂不厚矣諸生須詳立條教訓誘官學生使之雍容嫻雅通古達今足備國家他日任使及應科第之選方於職業無負勿得視爲故事略不經心致煩詰問

一肅禮儀太學爲教化根本天下所則倣與郡邑黨庠不同况以教胄爲名貴游子弟俱受約束師嚴道尊非可姑息容隱自今遇應行典禮諸生各遵儀注以行凡兩廂朔望釋菜諸生俱宜齊集如有不到責在

該堂路值兩廂輿騎及各廳堂師長俱須下馬拱立
道左務期繩趨尺步以消傲僻驕惰之氣無論滿漢
監生有不遵規矩者定行懲責斷不優容以褻大體
一重專師太學分設六館以訓諸生生有常師師有專
責地相切也分相聯也乃聞邇者諸生情義渙散分
堂撥班僅存故事甚有自到監至出咨與本堂從未
謀面者虛存敷教之名未得發蒙之益果皆不率教
之故邪抑各官誨誘無聞有以致之也自今六堂官
不時察考諸生其材品高下學問消長詳稽熟記以
憑本廂訪問至出咨之時各須當堂認識諸生宜敬
重師長虛懷求益有偃蹇縱肆抗不稟教者該堂據
實呈報立加處治

一勤講肄會講復講向有定規載在志籍班班可考向
者園橋之間儒官倚席學之不講吾所深憂今察照
舊制刻期興舉務必講明經書要旨使人人貫穿通
曉諸生有偷惰不到責在該堂本生罰令壓咨其講
章及諸事宜應西廂裁定者仍候西廂詳酌施行
一飭書役衙門設有人役原以供繕寫文移奔走給使
今聞監生到監出咨頗有書吏門皂借名需索招搖
誑誘深可痛恨自今如有此等情弊許諸生據實稟
陳自當直窮到底嚴加處治其各滌肺腸共圖改省
若更不悛噬臍何及

以上各款務在切實施行自在監諸生及各役人等期各遵守毋得視為常談因循舊習抗違條教致干詰究須至示者

都察院告示

都察院為特飭五城嚴拿光棍以清輦轂靖民生事從來犯罪之人多有誤罹禁網獨至光棍皆故作姦慝毒害善良朝廷立禁甚嚴科罪最重乃愍不畏死猶然橫行糾黨嘯羣布局設網大約多串結旗棍相倚作姦或裝成事款或勒寫契券或誘賣人口或架捏人命或指逃索賄或誘賭騙財或專霸行業或窩頓土妓或因事訛詐或借債盤折或行凶肆毆或唆訟逞姦或姦

占婦女幼童或挾制官司詞訟又或游棍遠來不知蹤跡或書役年滿罔利衙門甚至衣冠之類亦懷禽獸之心事非一塗人非一種蛇蝎之毒不逞不休鬼域之情難摹難測本院持綱肅憲務在翦惡鋤姦倘能革行洗心即是良民善類如無悛悔國典攸存除已劄行五城御史嚴加體訪務絕姦源外合行示仰該司坊官及總甲人等務須時時切實體察嚴行拿解該城立加究處毋或玩縱自取罪戾至於當路行兇之人如各城御史遇見即行擒拿交該城御史究處不得以地非本城輒置弗問本院已行劄飭司坊各官俱宜遵悉此係察拿光棍事理務在必行勿視為泛常須至告示者

申飭鹽政劄

爲齟政弊壞日甚特劄行申飭以蘇商困以肅臺綱事
照得巡鹽特差御史原以官稱風憲必能剔弊搜姦豈
可身廁霜臺自罹禁網况自軍興以後額課屢增轉運
艱難商本耗竭膺斯任者宜滌除陋弊加意撫綏恪守
憲章俯恤商困庶不壅稽鹽引得以裨濟軍需乃聞夙
弊未釐新硯莫試反裘而負竭澤爲漁以振綱肅紀之
官竟成牟利營私之地人人可得指摘在在悉費彌縫
其何以振繡豸之威名揚栢臺之風采邪今與各差御
史相期砥礪整頓力行嚴飭鹽屬各官洗心改轍務期
一新規畫澄源潔流 國計斯存憲綱具在本院忝居
表率敢不告誡殷殷倘舊習不除自甘猥下行私恣便
長弊容姦廉訪得真即白簡從事勿謂言之不預也所
有申飭事宜開列于後

一鹽課之額兩淮倍多鹽政之弊亦兩淮倍甚往年加
徵私派經告發題首屢形章疏累奉 嚴綸今日久
事弛保無所司官吏及商總承差交手行私通同苛
派明扣商引暗取陋規其名則取分厘其實遂累千
萬商困不恤長此安窮今宜實實革除不得巧借名
色及將承差立作發收致滋弊竇并須通行曉示勿
使姦商蠹役得以指稱影射其餘各差凡有弊端亦
應一體禁絕名節一壞不可復收各須慎之

一風憲之官體統森肅乃藉商綱罔利遂爾優假多端
接膝私談居然入幕以致姦商放恣侵蝕窮商嗣後
應振威稜痛除宿習

一民間詞訟有關鹽課必非得已者方可讞理一二其
他獄訟自有司存乃惡棍姦商往往與風造波駕詞
誑訐或受膚愬或徇請託濫準濫差舉手甚易而閭
閻紛擾遂致破家前固有因而敗名以干禁網者切
宜戒之

一鹽餉秤掣分毫皆關國課務須親臨查驗勿濫行
委官及令衙役干預以滋弊竇

一御史有建言之責民生利病平時尚爾盱衡何況身

在皇華親知疾苦聽聞所及有當為部下人民請命
者宜各留懷以待還朝敷奏

以上各款須各各遵守勿視為泛常以負朝廷任使
并虛本院惓惓戒諭至意為此特劄該差知照須至劄
付者

含經堂別集卷下

竹者

非氣本則對對如飾至意為此林階慈美映照影至階
以上各煥彰各各彰守心所為之常以負 臆或封封
皆宜各留勳以封勳 臆或奏
或皇華縣映寒苦難聞所及有當為陪不入月請命

含經堂集附錄

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
事徐公行狀

曾祖應聘故明太僕寺少卿

祖永美 皇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

御史又贈刑部尚書妣潘氏贈夫人

父開法 皇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

御史又贈刑部尚書妣顧氏贈夫人

江南蘇州府崑山縣 鄉 里徐公年五十八

狀

公諱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諱良

始遷崑山再傳諱申舉故明弘治甲子鄉試以壽寧侯事直言予杖由刑部主事謫湖州府推官又三傳而至太僕公初官翰林以文章風義爲後進所宗祖父兩世皆有聲太學含德弗耀用啓後人公兄弟四人長尚書公乾學次中允公秉義季弟國子生亮采公之生也以明崇禎七年甲戌九月辛巳顧夫人夢神人授之玉尺覺而生公自少端重有大志贈公做儻闊達旣才高不仕願望其子以遠大公自就傳沉潛習誦不假嚴勞年十四爲諸生時吳中盛爲文社公偕兩兄家庭間講聞切究獨倡爲古學汎濫于百家而根柢六經務于明理致用特肆其餘爲舉子家言輒傾其儕可爲度程順治

甲午舉於鄉己亥成進士第一人

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啓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蟒服裘靴視舊典有加公率諸進士謝恩

世祖爲御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翰林院脩撰數被宣召公詩云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生平致君之志已見此矣嘗從幸南苑賜乘御馬命學士折庫納爲執鞭公館師也遜謝不敢乃改命侍衛又嘗晚對便殿夜分賜饌

世祖又問從者得毋飢乎復命侍衛賜之食公又賦詩紀恩在翰林無事益刻厲問學不專務爲辭章而窮

探本原曉暢故實折衷裁劑度其不悖于古而于今宜者俟時而措優如也嘗被命進孚齋說一篇

世祖讀書所也覽而稱善爲刻行之讀者皆以爲知要
辛丑春

世祖賓天公號慟若私喪公除悲猶未止歲以是日齋居慘戚者終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竄公名其中謫鑾儀衛經歷公恬然安之又四年而事白復官未任聞贈公病即乞假省覲至丹陽而訃至哀毀不欲生與兩兄執喪盡禮三年處外終喪乃復寢後喪太夫人亦然已酉起補國史院修撰尋進秘書院侍讀秋主試陝西所錄多單寒苦志力學之士秦人言士子鼓舞讀書自

此榜始明年以廷推選國子監祭酒尋充 經筵講官

公舉止閒雅音吐弘暢進講稱 旨自是每遇經筵必

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以養士莫大于太學疏言自

古人才盛衰視學校興替古先哲王于胄子之外妙簡

賢俊以入辟雍周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

者而升諸學自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遴選以故橋

門之間人材輩出或顯經術或崇理學要皆敦厲實行

矜尚氣節非其時人獨賢也取之精而養之厚有以致

之也自故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途開閭巷小夫皆得

隸名胄監蘭艾錯雜程課不行而以資進者亦自以所

至之有限安于卑陋不思振拔士風之敝實由于此我

皇極經世一
三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諸生之在太學自官廕之外止有輸納一途其以歲貢至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頽暮之人甚非所以廣英才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十一年曾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兼優者起送至監今宜遵倣此例於郡邑各庠或間歲或三五歲舉品行端慤文學優長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磨砥礪勉之成材優其進用之路更宜遵照

世祖皇帝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辟雍濟濟多經明行修之士而入粟之途亦將有所興起所裨于人才非尠小矣得旨下部議著爲例由是上舍皆海內名俊之湊公復程課有方益激發壯厲旣彬彬矣則疏請廣監生鄉試中式之額以示勸而於輸納之途復疏停止力陳其不可者有四謂養士育才莫重流品至於入資則冗濫實甚不俊不秀之人並得冒俊秀之號不可者一也官貢各生所謂正途期滿考職必歷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資則不計年限隨咨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期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則是遇正途轉絀而待雜途轉優沮寒士攻苦之心長富兒驕惰之氣不可者二也流品旣淆氣習亦異往往不能折節降心自就繩墨雖復年加訓督而素無劣等黜革之例相習恬然不爲恥怪其意以爲惟不曉文義故就此以進本不宜深督也程課難行士風

益薄不可者三也竊計歷年以來吏部考授職銜需次州縣掾佐者不下數千人選途積壅補授無期日漸加增必盈萬計其於大體不能無妨而一授職銜輒服其品服輿從翩然招搖閭里銓塗既濫名器實傷不可者四也即其中亦不無文采可觀自命不苟者然不使之以文藝自見而亦使之一出於援納臣竊爲惜之停罷爲便章下所司公又疏言 祖宗朝最重官學拔用人才多出其中今部院衙門筆帖式闕出廕生監生用十人裁用官學生二人一年之內得闕甚少而官學生名額甚多勤苦積年終不得以短長自効竊恐向學之意自茲日衰非獨壅滯淹困爲可憫念嗣後應與監廕生作何分用請酌量變通實爲育養人才之助公雅意儲才爲根本久遠計欲俾滿洲漢軍子弟興起以效於國家收得人之盛如豐芑之衆多故於官學尤激獎成就之其後公在西臺

上嘗語閣臣徐某爲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後來那得如此蓋公爲祭酒凡四年而學政大飭其教甚具而可法端士習起惰窳嚴考試慎咨送肅禮儀重專師勤講肄飭書役其課文皆崇雅黜浮足爲海內矜式而會尚書公主壬子京兆試鑒裁精審雅與公合由是士子益知嚮方而數科以來文體一歸於正云甲寅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尋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乙卯四月改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官起居注五月教習庶吉士時中允公方讀書史館公疏辭

上特免中允公教習而不允公辭公日與桐城張公進講弘德殿敷陳凱切惟以質直自將無浮詞曲說上每稱之一日

上諭公四書屢經講讀熟曉文義每觀通鑑備載前代得失深有裨于治道應與四書相參進講作何摘取撰擬講章公疏言臣等承奉綸言不勝忤慶竊以朱熹因通鑑修成綱目書法謹嚴褒貶盡善得春秋之遺旨臣

等擬從綱目中詳加決擇其事之關切君德深裨治理者摘而錄之講義體裁難與四書諸經同例每條之後採取先儒之論參以臆斷之詞演繹宏綱發揮大義上是之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必手自裁定務舉其要而暢其旨相當務之急以立言未嘗不說之詳而反之約也先是大學士孝感熊公在講筵非堯舜之道不陳非四子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言不言以仰贊聖德精熟于大本大源之地公承

上嚮意史學進而開廣發明蓋即事以窮理由道以敷治表裏精麤全體大用通貫如一而先後相成也故事歲終具疏彙呈講義公疏有云籤軸方新簡編具在

伏祈

聖聰時留省覽以此啓益睿智以此振厲精神以此對
千聖于同堂以此決萬幾于一日則得之臣工之講論
者淺而得之夙夜之體驗者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
而得之一心之運用者大公之隨事獻納多此類也嘗
從容語院中同列謂詞臣之所以異於各衙門者以退
讓不求進也先後輩自古已然可無讓乎教習癸丑丙
辰兩科庶吉士峻整不可謁以私其有行與材者愛之
不啻出諸口以是故咸畏服成就者衆十一月丁顧太
夫人憂歸已未二月 召監修明史時服未禫除而監
修例命勲臣閣臣公獨以學士充識者知將大用矣九

月赴闕自陳且辭

新命不允疏請購遺書徵遺獻舉

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副使曹溶主事汪懋
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等部議不許

上特從公言名之清宗羲溶以老不至各上所著書時
未有學士闕特改內閣學士項景襄於兵部而用公公
在內閣遇事敢言不肯唯阿吏部題補給事中
上以科道官一省多者至五六人或竟無一人者命
分省均用各以二人爲率又以大小省不同銓司更議
分別多寡公奏曰

聖意重耳目之官欲周知天下利病故命分地均用然
諸給事御史多自各省有司行取考選不患利害不能

周知若必以地爲限才優者以數溢見棄而不才者顧得承乏恐言路不能盡得人

上深然之命照見行例行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興泉道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閩無善狀科道公疏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不願署名遂併劾之部議仙根宗孔降五級調用朝彝董職

上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使各盡所懷何嫌參差而處分若此即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恐一二強有力者妄有抨擊便隨聲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然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聖恩寬之也臣以爲諸臣實未有罪聖旨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昌言於閣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也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適足爲地方之害乃入言于上而止公見

上慎重用刑當秋決先語閣臣所宜決宜留者及入奏抱牘具陳始末

上亦事事諮公條對甚悉

上多從焉庚申月特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乾

清門近侍傳

上語褒嘉且道 講筵之勞 賜御書墨蹟三又傳

諭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并以賜卿
公頓首謝尋復充 經筵講官時滇孽將平公疏陳善
後之宜略言逆賊三桂甘心反叛蔑棄天常同惡之人
義宜鋤殛苟能效順業已恩許自新若仍留本土非永
久之規欲移調他方多遷徙之費統之別將則疑情未
化終涉危嫌攝之歸旗則放恣既久猝難檢束臣以爲
宜明布恩旨悉與前雪應補職者量與補換綠旗職銜
願補伍者量行撥補綠旗闕伍其他一槩散遣爲民分
道安插於事體爲便至於以前處置兩藩官兵已有成

局臣何敢妄議第恐亦是一時權宜未必實可資折衝
固圉之用而耗餉不已臣竊慮之倘先行酌量散遣亦
足使西南餘孽聞之革心至定南一旅尤屬無謂宜一
體解散既銷遣藩兵減省餉祿然後軍儲充裕益可推
行寬大之政薄稅輕斂以副

皇上軫念民力之初心矣又疏請除三叛虐政略言滇
南閩粵所在橫罹暴虐占奪民利害政干紀宜及初定
之辰通行申飭預爲禁止在粵東者五曰鹽埠之害曰
渡稅之害曰總店之害曰市舶之害曰魚課之害在閩
中者四曰鹽稅之害曰報船之害曰冒擾驛夫之害曰
牙行渡稅之害在滇南者亦四曰勳莊之害曰圈田之

害曰礦廠之害曰兵多之害

上俱下九卿會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部議凡察出者分別甄錄州縣官利其升敘多捏報累民公力言其弊謂本無主名原非隱占妄造詭戶謬托清釐實則強派分賠取盈敲朴至今累年不堪困苦率多逃亡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前者府谷縣捏報隱地接任知縣謝溪英揭部奉 旨遣官察審始得開除洪塘所千總徐振業虛報隱田安撫勘察題叅始得分別荒熟臣更訪得山西蒲縣本貧瘠前令捏報隱田派賠通邑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而廩生賈松年竟自鬻于平陽軍營夫婦執役又聞山東棲霞縣素稱僻小前令捏報墾田民受賠累失業者多竊恐如此二邑者正復不少督撫旣共欺妄於前須爲之掩覆于後請通行申飭凡從前捏報但行檢舉姑予寬原若始終掩覆壅遏下情加等科罪

上命確議以聞時 仁孝 孝昭皇后梓宮發引

上將親赴山陵公與滿漢同官率諸給事御史奏請無行

上曰山陵事大朕親往欲一展

孝陵公從行追感

先帝恩悲痛不止賦詩云惟將廿載攀弓淚并灑橋陵松栢中禮畢賜遊湯泉命各賦詩公作序一篇四言十

二章

上稱賞命勒石公在臺以身總風紀尤兢兢于振飭紀綱澄肅吏治疏劾福建總督姚啓聖縱恣譎詐妬功害能狀啓聖皇恐上疏待罪得免又條列督撫四弊謂臣伏察吏部定例督撫毫無治理者該部察審從重治罪可見功令責成惟在拊循百姓今則令懸而不行督撫聚精會神止求免其誥誤之罰至於立何條教開何便利招何流移革何敝俗多漠然度外置之此督撫不職之弊臣謂自今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之處分依例切實舉行督撫封疆大吏一切皆職分所當爲今乃事事議敘往往給銜尚書

增秩一品至於簿書期會之間非有大故又事事不免於吏議以賞則濫以罰則密此功過無準之弊臣以後凡有督催捐助察逃墾田等僅許紀錄註冊惟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準加銜增秩而一切小事誥誤并量行寬貸察吏之道宜莫嚴于藩臬乃數年來督撫未見有糾彈藩臬者此察吏不嚴之弊臣謂藩臬苟有貪污不職督撫不行糾劾者宜以徇庇論罪督撫有降級留任者有革職戴罪圖功者非係大貪大惡類蒙寬假徒有處分之名不改顯榮之實此心多僥倖之弊臣請嗣後督撫有降調及革職者宜即令去官不必輒許留任又疏論課吏事伏察康熙十八年定例凡捐納授官

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陞轉不稱職者題叅處分是
凡捐納之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年爲限乃今各督撫
具題稱職者尚不乏人而以不稱職題叅者槩未之見
至有受任四五年而不糾不舉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
非督撫之容徇不可也臣以爲宜依限分別去留即行
聞奏不得姑留不論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姦弊又
如戶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
陞轉夫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
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蓋欲使賢者勸而不肖者懼若
許捐銀是金多者與稱職者同科矣臣以爲稱職非可
捐納而得且此曹以現任之官營輸入之計勢必剝民

脂而長貪冒所急宜停止者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
開捐納生員之例今日納生員他日納歲貢名則清流
實則銅臭公然冒濫自許正途臣以爲正途非可捐納
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與正途一體
陞轉所急宜更正者也至於諸凡捐納事例總屬一時
暫行

皇上釐敘官方至意固久欲停罷今願于滇南收復之
日即賜明旨槩止不行則聖政一行人心大快矣公自
爲祭酒時屢以捐納爲言至是益切後二年又以捐納
官三年具題以清廉才能保舉不無夤緣之弊請停止
而於大計另繕冊送考以大計舉守清才優者率少庶

幾無濫云滇南既定告

廟肆赦公疏言

皇上睿謨聖略決勝萬里數年以內諸叛悉平古者聖人作易于泰之方盛即致艱貞之訓而豫豐既濟諸卦垂戒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于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做之心日甚一日以成保泰之治并乞 申諭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毘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章國用當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謀久遠勿狂目前之淺圖為百姓必留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核名實以課吏功崇清議以定國是

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做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姦萌並當世急務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將上同列有止公以言太直者公不顧也公與同官相接甚和而遇事輒力爭無所避事關八旗者人多不敢言公獨持之疆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藐法害民得旨察審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勾攝不移有司公不可曰文武兵民之分久矣今以窩逃為名展轉傾害何所底止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公曰如此仍是將軍為政必不得已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上從公言京師姦民多窩販善良官吏預印空契給之

屢被發覺公疏言掠誘之術幻變百端始猶誘脇窮民今則并及旗人矣始猶誘賣男婦今則并及幼童矣始猶販售旗下今則遠賣出關矣合加等科罪至地方正印官不取本人口供存案而妄用印信者及非正印官而擅用印者均宜嚴定處分若買人之人不帶本人由正印官當堂驗明即與空契無異如此則窮民不至終罹陷穽即旗下買人亦得確有實用滿御史堪泰巡鹽兩淮運使貪黷不糾劾公疏除淮鹽積弊革商綱色目而劾御史罷之八旗家人投水自縊刑部報聞者一歲中及千人公請下部詳議驗其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積至三人者酌定處分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滿大臣以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吾當獨爲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規欲還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獻留揖公曰微公則選人無復入仕之望矣二十二年春當大計藩臬例入覲公言舊例入覲俱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投遞引見一次辭朝即行于述職之實猶爲未盡臣請

皇上特諭各省藩臬見朝之後即將所屬地方應行事宜各具本章面行條奏仰俟

皇上親加諮訪其才具之優劣議論之得失自難逃于奏對之下校之封進銀臺尤加親切臣又伏見

皇上慎重用人遇藩司推巡撫者多蒙馳名與其臨時赴闕何如即試之入覲之時况今年大計藩臬舉卓異者極多

皇上鑒其才能之高下兼可以知督撫所舉之當否于察吏用人之典不爲無補

上是公言親御 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著爲令尋有 旨藩臬勿舉卓異時公掌計典一切餽遺不敢及門嘗語客曰當考察時藩臬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體統嚴重若此使受其金錢豈不內愧于心邪是年舉行軍政公疏請命提鎮次第入覲以重閩寄是後提鎮悚息多請陞見蒙召對云

公又疏言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員任漢闕者丁憂離任守制任旗闕者不得丁憂倫常風化之地不容互異所當定議畫一又康熙十二年例滿州督撫藩臬俱守制二十七月而京朝官尚仍舊例三月後即出供職夫親喪在所自盡爲宜一體丁憂以崇孝道禮臣有三年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律官吏丁憂公罪不勾問蓋不欲奪其喪而忘其哀也今外官丁憂候代治事如平時安有方寸憤亂之時而可責之以政事者聽決而當則爲忘哀哀苟未忘必至廢事請自今丁憂之官但無錢糧之誤即聽奔喪庶使忘哀罔利之風可以少變又律文凡居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悉有明禁而比者士大夫

鮮克由禮或衰經婚娶或喪中聽樂或遲訕戀職或吉服游謁此皆薄俗傷化不可容于聖世者宜併嚴行申飭又劾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與妓濫久不回旗坐革職公在都察院三年數條上便宜知無不言不畏疆禦上多採納付所司詳議雖議者或以爲未便格不盡行然

上深知公不以爲忤公常感泣語人非

聖恩矜全當獲戾久矣是年冬坐舉湖北按察使去官當廷推時衆人相顧莫敢舉久之某公言今姑準俸推公曰善乃列俸深者副使王垓胡悉寧

上以皆山東人疑之命閣臣問舉者爲誰有以公對者

公默不與辨遂鑄三級公將歸而明年甲子二月有

旨留公專領監修明史史局置已五年而書未成公既

不與政專意史事考據國史叅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

手自編輯客有熟於前朝典故者公奉書幣延致賓館

遇有疑誤輒通懷商確常至夜分積年成紀傳十之六

七尋繕呈紀七卷傳十五卷公疏請如唐太宗序晉史

例稱制論斷并出三朝實錄以便叅稽明祚訖於愍皇

福唐桂三王大命已傾覆亡之蹟不可以不著請從宋

史益衛二王遼史邪律大石之例以愍帝終本紀之篇

三王從附傳之列至明末之臣盡忠所事者考之史例

均當采拾皆報可秋公長子樹聲與尚書公季子樹

屏俱中順天鄉試

上令九卿磨勘有言當黜落者遂具奏將送法司質訊禍且不測

上不聽但革二子舉人而公兄弟任如故二十五年當考選科道掌中書科者托鼎以舍人王緝植咨送吏部緝植娶于諸公外兄所生女也幼常育於公或謂公盍一言為之地公拒弗許左都御史董訥不知以為公壻也必右之疏劾公部議革職

上又不聽但鑄四級仍留修史明年以亢旱修省羣臣去官不以罪者許得辨復或勸公自列公曰上命處分何辨之有二十七年二月尚書公自左都御

史遷刑部吏部奏以次應補者

上難其代章久不下七月復起公左都御史自公去後五年孤踪危殆者數矣

上每思公舊勞屢欲用公至是復公故官又兄弟相代受事人咸以為榮公自以拔擢廢棄

上恩過厚益竭所以報稱入臺一月四上疏一申飭臺綱一停止臺灣興販一論銓補知府一劾兩淮巡鹽御

史陶式玉其論臺綱曰科道官交關督撫歷禁未革既納苞苴安能彈射又朝士選補出外者往往設席招飲

曲致款洽交通之弊職此之由臣請嚴行禁止又宋時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則有辱臺之罰伏察臣衙門

舊例漢御史自隨時條奏外設有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或半月或二十日必有建白所以策厲之道甚善今久廢未復臣請還如其例舉行其論興販曰臺灣歲收常賦之外興販白糖鹿皮在當日固權一時之宜補餉額之闕然臣竊思天朝官吏未有敢出境外者今督撫歲委文武官給發執照興販東洋親與島渚之徒互相貿易較論錙銖褻越殊甚即使獲利百倍盈載而歸亦有所不可况自康熙二十四年以來三年之中奏報獲息多者不滿三萬兩少則不過千金然經連歲颶風漂沒二十五年之船十亡其六又貨不皆售每至却還其不足仰佐國用明甚且採買之時官吏奉行不善多有扣剋及至却還半屬泥壞仍令民間領回追取價值頗爲苦累

皇上軫念黎元曠恩蠲租動數百萬計此區區者曾何足云伏冀

聖明立賜停罷其白糖鹿皮聽民間興販照例收租爲便臣又惟海船公行商賈四出雖足爲生民貿遷之利然明世防倭甚嚴濱海築城置衛其後倭衆猶擾東南不過因姦民勾連市易遂爾生釁今遇皇上聲威四訖誠不足慮第恐積久翫生請飭海疆文武大臣於通商之中寓詰姦之意出入稽察慎嚴戍守乃爲制馭之策時知府闕出吏部多不補而式玉在淮

有墨聲故疏黜之事多施行公以言路當盡得人御史李時謙表充美素以伉直稱罷廢久疏薦起之而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尚書公在都察院時遇三法司會議刑部送稿至有不當即據事理駁回必平允乃已至是左都御史馬齊謂之曰公在秋官都察院可藉手稟成無煩往復矣公甫視事以人命至重尤加意矜恤寓書中允公曰外間奏當成平反不易督撫檄行所屬動云妥招夫招一妥即人命不妥矣司中能擔力者甚少看來此部事頗難辦也方十日而改戶部公以戶部天下之利藪政由吏出相緣爲姦凡錢穀出納多寡遲速之間反覆駁查索賄動千萬計外吏尤畏之偶出外

雖督撫亦曲意接待科斂部費以供其慾厭足乃已公銳意欲革其弊而正已以帥之乃與尚書鄂爾多等約共澄清部事易置司官嚴立條約各衙門文到日錢糧應核算者即與核算應放支者即與放支一不假手吏胥公遇事精敏辭復明辨滿漢司皆懾服胥吏益無所措手又諭十四司有事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便相商度一日滿司官復欲有所駁查以自便者藁已成鄂爾多却之曰徐公在此爾尚敢相溷邪公知江南福建布政司庫皆闕銀四五十萬係侵蝕賂遺疏請令督撫每歲查盤并禁有司私派部費斥逐各衙門役滿書吏部中一時肅然尋奉命與滿大臣清理刑獄定例死

罪減等者安插內地前此大臣慮囚並發遣烏龍江道遠多不能存活公欲復舊例語滿大臣以推廣上恩因如公言以請其他輕罪者力與開釋

上寬仁多可其奏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公聞命即詣 乾清門辭曰臣在部振刷方有次第大學士位高責重非臣材力所堪

上不允

上又問大學士掌翰林院古有之否閣臣曰有之即命公兼翰林院事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一統志總裁官六月考選科道命內閣閱卷公以從子中書舍人樹穀名在選中辭

上曰卿弟往既進卷

上命樹穀以御史用公又奏曰臣備位大臣子弟不當復列臺省請遵例迴避

上又不允其冬副都御史許三禮因論尚書公并言公大臣不當使子弟列居要職公疏述前言

上不問也二十九年春

上以畿輔歲不登議賑濟公所薦御史李時謙條奏失旨公自引咎坐降二級留任時謙得不罪三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官先是

上南巡以江南浮糧太重幸蘇州時有 旨問戶部時公爲尚書即考宋元以來舊額并察諸書所載官田民

田始末及明時歷朝詔書以聞
上命行在諸臣議未定至是公在內閣

上復言江南浮糧公頓首曰

聖明及此三吳萬姓之福因下九卿博議九卿有力持
不可者議遂寢公素疆無疾病自留任史局殫精竭思
即一字句惟恐有未安必持擇再三疲劬不自休氣數
逆微喘及筦機務領翰林晨入閣午入院未四鼓即趨
朝夜分猶不得寐自言我於公家事無他長惟不肯苟
且而已然坐是精力益減矣會兩江總督傅臘塔有疏
劾公公具疏辨且求罷

上置督臣疏不問而允公以原官致仕公辭朝謝 恩

輕舟首塗過臨清榷關者何止之謂相君歸必有贏餘
可搆以罪登舟大索至醬瓿之屬無不發視而公舟中
衣服什器外惟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已皆
嘆惜歎好官不置公在途感所遇山川人物詠懷風烈
謨述歸賦以自廣然性素剛不堪摧辱氣益逆上不可
止浸以成疾九月歸里闔門約飭惟謹嘗語子弟以
上恩惟勗以讀書立行不自侮而已一切有加者戒勿
與校也然疾益甚卒未秋七月二十七日竟不起卒之
夕家人見大星流至中天光迸散而公瞑矣時幾無以
斂云公受 兩朝非常之遇誓以身報無毫髮計較趨
避禍福利害之私其為政惟在端澄本源風別清濁慎

持大體過絕僥倖既恥夫苞苴問遺之風輒冰衿齒冷
一不以自污而習見諂諛阿匱促訾嗻伊與夫選蠕容
頭過身者之不與家國事獨自奮以孑然之蹤推排枝
柱其間如高櫬之不可動如峰距之不可干以維挽積
習沉溺之人心使之獨當知有君父而于其身之去留
豈顧問哉古之君子出而仕天下之重蹈危機長怨府
不得久於其位者往往類然或罹于放斥之禍更有甚
焉者公奉身而退以禮始終

主恩無絕缺之迹孤臣遂乞骸之請不可謂非遭逢之
幸而歸田以後下之引繩批根者勢猶未已以不讐不
疚之身悄悄告瘁天復奪之年不獲優游化日長沐恩
波爲 聖朝之遺老此海內無不摧傷而善類尤爲失
氣者也是年冬

上詔諭天下有曰內外各官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
交尋牽連報復或意所銜恨而反囑人代糾陰爲主使
或意所欲言而不明指其事巧陷術中大哉王言讀者
咸悚息泣下而公已不及見矣悲夫公學惟爲己以躬
行實踐爲務嘗立日省編每日輒記所行事及意念醇
雜以自考驗事兩大人存歿以禮事兩兄克恭而撫季
弟友愛備至妹適于陸早亡子其子經遠教之卒成名
從父官汀州推官卒官公往迎其喪時靖南王耿繼茂
慕公願一見奉二千金爲壽公曰我以喪我從父來也

而可以貨取乎距弗往見而歸篤於師友遇座主喪必設位慟哭踰三日乃入署同年編修無錫華亦祥卒京師負債家數千金公悉任之而趣其子以喪歸蓋二十餘年後債家猶時及公門也邑子韓籍琬謁公邸寓問其來故曰吾三世未葬將以醫于京師貴人得二百金吾事辦矣未幾卒于旅公方晏客罷會而哭之爲歸其喪而屬家人貸金付其家如其所欲之數不令齎志地下也公與尚書公俱好賓禮寒素獎誘後學桐城錢澄之贈公詩曰君家兄弟交情古前輩風流今尚存庭館慣留高士榻生徒矜出大賢門然公性方嚴造次進退必以禮法雖燕居無惰容未嘗輕言笑三爵之後論古

今事亶亶然無有一事繆誤少未愜必更審定乃畢其說侍側者竟席無敢歡咋咸謂尚書和易而公嚴毅也產不能逾中人而好施嘗與尚書公置倉于鄉如古之義社法以貸予貧民或不能償亦不問今負者猶累累也又置廣孝阡以瘞不能葬者蓋公恭敬桑梓厝意惟恐不及及家居市井黠者或從而構扇凌侮一朝羸縮人情萬端尤可爲深痛也公無他嗜好獨喜購書皆自整比精好書法瘦硬入神見者藏弄所著書若干卷奏疏若干卷又明史藁及雜文若干卷嗚呼公之疏傳天下其皆知之矣而所爲詩藹然忠愛有古作者之性情焉千載而下可以知公之志也公娶于湯諸生傳楹女

封夫人子二長即樹聲次樹本丁卯科舉人孫一德符
 樹本出尚幼樹聲等以葬之不可不時卜于某縣某鄉
 之原惟墨食而窆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衰經哭泣語
 莖古之撰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
 今先君不幸及于大故即例不敢有謁于太常考功而
 史有傳隧有誌非狀莫徵以屬吾子莖辱收于公之門
 亦嘗備官于朝而衰庸無狀親炙公卓卓立身大節
 本末退而自攻默有餘愧顧猶幸公謂可教不鄙棄執
 筆或可不辱公件繫排纘其事如右惟逸漏之是懼而
 不敢有一言之溢以失之誣以待太史氏與碑若銘所
 以直公于無窮者或亦有考于斯焉謹狀

門人韓莖撰

含經堂集附錄一

康熙

上以滇南蕩平告

朝肆赦左都御史徐公上言曰古者聖人作易下

含經堂集附錄一

史有傳聞有誌非其有以厚之... 亦嘗備官于朝而衰庸無狀... 本末及而自攻默有... 不敢有一言之溢以火之... 以直公于無窮者或亦... 門人韓炎點

含經堂集附錄二

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兼掌翰林院事崑山徐公墓誌銘

康熙癸亥

上以滇南蕩平告

廟肆赦左都御史徐公上言曰古者聖人作易于泰之方盛即著艱貞之訓而豫豐既濟諸卦垂戒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于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做之心日慎一日以成保泰之治并申論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毗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章

國用當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謀久遠勿徂目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留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核名實以課吏功崇清議以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姦萌並當今急務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成以示同列同列以言太直尼弗上公弗顧也當是時

上憂勞天下聽覽章奏親決萬機在位二十餘年常日視朝講論經史雖風雨寒暑未嘗傳免廷臣或以外寧內謐勸

上暫寬宵旰深居靜攝或請循七十二代故事登封泰

山

上皆拒而不許而獨是公言章下所司

上神聖不以功業自矜不以治安怠忽仰見

大聖人識度淵宏超越萬古而公以老成長慮發爲憂盛危明之論雖一時過計其心事豈小夫所知哉公諱元文字公肅其先常熟人八世祖良遷崑山世系詳見行狀中公登順治己亥一甲進士第一授翰林院脩撰坐累降鑾儀衛經歷事白還職補國史院脩撰進秘書院侍讀主陝西己酉鄉試廷推國子監祭酒充經筵講官庚戌癸丑公同懷兄尚書中允兩公連舉一甲進士官禁近制科以來所未有士大夫榮之甲寅五月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乙卯改掌翰林院充日講官起居

注教習庶吉士內艱歸未禫除召監修明史終喪補內

閣超拜左都御史坐事免留掌史局再起掌臺憲轉刑

部尚書七日改戶部拜文華殿大學士前後歷官皆直

講筵音吐弘亮敷陳愷切

上每稱之

上好觀前代書史公請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上命儒臣分撰講章公親加裁定必舉其要而暢其旨

相當務之急以立言嘗以歲終具疏彙繳講義勸

上時時省覽啓益睿智振厲精神具言臣工之講論者

淺而夙夜之體驗爲深片言之會悟者微而一心之運

用爲大公之陳善納誨皆在大本大原之地最爲知要

而苟有害于政與事者則又隨事執奏深切著明跡其

體用該貫事理融徹殆與有宋諸儒相表裏而非三代

以下事君容悅者可比也公在內閣時

上以科道官一省多者至五六人或有竟無一人者欲

分別均用公奏曰

聖意重耳目之官欲周知天下利病然諸給事御史皆

取之各省有司不患利害不能周知若必分地均用才

優者以數溢見棄而不才者顧得承乏恐言路不盡得

人

上深然之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御史唐朝彝持論異
同科道公疏劾之副都御史李仙根都給事中李宗孔
不肯署名部議革朝彝職鑄李仙根宗孔五級調用
上曰此處分太過公曰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使各盡所
懷何嫌參差而處分若此即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
且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恐一二強有力者妄
有抨擊便隨聲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當免處分公又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聖恩寬之
也臣以爲諸臣實未有罪今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昌言于閣中曰
巡方向用御史以有憲長彈壓也若遣大臣或妄作威
福適足爲地方害乃言于

上而止

上怒御史蔣伊欲因考試黜之公曰蔣伊文在優等今
以文章試之而以他故黜之恐未有以服其心也又欲
黜御史呂兆熊公曰兆熊爲人誠實且係明死難尚書
呂維祺之子

上笑曰蔣伊卿論其文呂兆熊卿又論其人二者將安
定乎旣而曰從汝從汝二人由是得留一時君臣相信
言聽說行千載下可爲感涕也是時國家兵役數動司
農告匱不得已爲權宜之計及乎事例旣廣人懷僥倖
之心家有速化之術廉恥道喪而禍及于民生公心知

其不可而以安民必先察吏察吏必清仕途初爲祭酒
建議遵

世祖章皇帝舊制直省選拔副榜並送國學而悉罷入
粟之條其後用兵滇南吏道稍雜凡捐納授官復職者
雖有三年保舉之令懸而不行督撫因以爲利繼又令
捐納得官者再捐銀并免保舉即同正途升轉繼又以
人言府部院寺筆帖式俱許捐納出典州縣而惟察典
計典者亦規還職公時長臺端先後上疏力爭而于筆
帖式捐納爭之尤強筆帖式近數千人合謀爲此舉大
臣多曲徇其意公爭之三日會議者皆失色卒屈而從
公既罷去侍郎武林項公獨留揖公曰國家事正賴公

主持耳一時選人集都下皆感歎有泣下者公之澄清
仕路如此其亟也公於人臣稍涉欺罔者疾之若仇初
論福建總督姚啓聖繼論浙江副都統高國相繼論兩
淮巡鹽御史堪泰或斥或免又以督撫不舉其職察吏
不嚴而國家所以處之者亦未盡善至使功過無準心
多僥倖條爲四弊以上其後大吏益媮癸亥大計藩臬
多舉卓異者公言入覲官條奏事宜僅投通政司于述
職未盡請令藩臬面對

皇上親加咨訪察其才具之優劣議論之得失因以知
督撫所舉之當否

上深納公言著爲令是歲藩臬舉卓異者皆得停止公

之欲檢押吏治如此其嚴也異時三藩聚兵肆虐所在
占奪民利自滇訖閩東西萬餘里生民塗炭公豫陳善
後之宜請分道散遣其衆而悉除其虐政戶部初以臺
臣言州縣察出隱地者待以不次州縣因爲姦利僞造
戶役託言清釐實則強派取盈民轉逃亡公言如此名
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前者府谷知縣
某洪塘所千戶徐振業並虛報隱地後經踏勘始得開
除今聞山西蒲縣復蹈前轍通邑賠累以致庠生王命
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而廩生賈松年竟自鬻于平陽
軍營夫婦執役且聞山東棲霞縣亦然督撫共爲欺罔
于前勢必掩覆於後宜加等治罪將軍馬哈達自請勾

攝逃人不關有司公曰兵民之分久矣文武各治其事
今以窩逃爲名展轉傾害何所底止滿大臣曰當令將
軍會同督撫公曰是仍將軍爲政也必不得已當令督
撫會同將軍京師姦民略販良善遠出口外皆官印空
契填之前後累累八旗家人爲主所殘虐投水自縊者
歲以千計皆請嚴其處分公之爲民請命如此其殷也
此皆害於政與事不得已隨事執奏者也公又上疏言
舊例漢軍任漢闕者丁憂任旗闕者不得丁憂又康熙
十二年例滿州督撫藩臬在外者俱守制二十七月而
京朝官仍止三月夫親喪在所自盡倫常風化之地豈
容互異如此宜定議畫一以崇孝道又禮臣有大喪君

三年不呼其門律官吏丁憂公罪不行勾問蓋不欲奪其喪而忘其哀也今外官丁憂候代治事如平時安有方寸潰亂之時而可責以政事者請自今丁憂之官即聽奔喪又律文凡居喪作樂筵宴嫁娶悉有明禁而比者士大夫鮮克由禮或衰經昏娶或喪中聽樂或遲訕戀職或吉服遊謁此皆薄俗傷化不可容於聖世因劾御史蕭鳴鳳居喪與妓濫久不回旗坐革職提問公在都察院三年當會推會議時杖撐往復不畏強禦數條上便宜知無不言故尚書蔚州魏公每語人言徐公太剛然公義發于中固不自知其言之激也其後再入臺一月之中奏請申飭臺綱停止臺灣興販劾罷兩淮巡

鹹御史陶式玉而薦起原任御史李時謙既轉戶部知江南福建布政司庫闕銀四五十萬皆前此大吏侵蝕餉遺請令每歲查盤其銳意振刷不避嫌怨爲國爲民猶夫前也計公生平歷官三十餘年起辛酉訖癸亥三年之間皇略遠布藩逆蕩平海內顛望休息于易爲泰之極盛公獨以其孤踪勁氣欲爲國家端澄本源分別清濁慎持大體遏絕僥倖而又隱括一時之行事發爲保泰一疏前之隱忍于軍興者欲以此持其終後之與天下更新者欲以此善其始後之人讀其書論其世而後知公之識深而慮遠誠當世得失之林也公之初去官也以推湖北按察使所推者副使王垓胡悉寧皆以

俸深無他故且非公所舉竟坐公鑄三級長子樹聲舉
順天甲子鄉試亦以蜚語黜已復爲言者所攻鑄四級
其再去官也先以李時謙言事忤旨坐公舉鑄二級旋
爲兩江督臣論去此先後得罪始末而其實公所以去
者皆不在此公有疏辨之頗詳茲未易一二爲人言也
今之議公者率根排吹索一謂公不當事事與君父爭
勝夫人臣直身事主引義慷慨面折廷辨而以爭勝目
之則必將容頭卷舌一出于選懦觀望而後謂之忠乎
一謂公不當用其從子樹穀爲御史公不嘗面奏大臣
子弟誼應回避乎

上未嘗以此疑公公未嘗不以此自列而議者云爾此
昌黎所謂不樂成人之美設淫辭而助之攻也于公何
損哉公素強無疾爲大學士兼掌翰林院事充政治訓
典平定三藩方略大清一統志三朝國史總裁官仍監
脩明史晨入閣午入院未四鼓即趨朝夜分謨削猶不
得寐坐是精力頓減歸取道臨清爲關吏呵止登舟大
索醬醢醢甕無不發視衣服什器外惟圖書千卷光祿
饌金三百而已他無所得乃大慚沮云感所過山川人
物詠懷風烈譔述歸賦自廣然性素剛不堪摧辱氣逆
上不可止浸以成疾抵家後人情萬端公仰天長歎嘔
血數斗遂以不起辛未七月二十七日也上距明崇禎
甲戌九月辛巳公生之年年五十有七嗚呼公少受知

于
世祖章皇帝數召見便殿語至夜分從者皆賜食從幸
南苑 賜乘御騎至命近大臣爲之執轡

世祖讀書孳齋命公進說一篇大見褒賞公感荷知遇
常抱攀髯之痛遇諱日必齋素慘戚如此者終身及遭
際

今上馴致大用眷毗尤厚雖舉朝忮公以其不便於已
而

上獨保全之公每語人以爲非

聖恩矜全當久獲罪戾感激矣報之心未嘗一刻置也
初居贈公喪盡哀盡禮三年處外終喪乃復寢後喪太

夫人亦然莊事尚書中允兩兄友愛弟妹妹亡撫其甥
陸經遠至於成立遇座主喪必爲位而哭之踰三日乃
入署同年無錫華公卒于京師負子錢家數千金公悉
任之而經紀其喪趣其子馳歸蓋二十餘年後徵債者
猶時及公門也邑子韓藉琬以三世未葬走京師干謁
卒于公邸公方宴客罷會而哭之親視含殮歸其櫬於
里又貸三百金付其家如其生前所欲得之數俾葬之
及其先世生平爲學以躬行實踐爲務嘗立日省編紀
每日所行事及意念純雜以自考驗故其行已卓然而
于君父僚友之際尤肫篤懇摯無一毫苟且其爲文沉
酣百家而以六經爲根柢期于明理致用自爲諸生即

與尚書中允兩兄謝去俗學後典陝西鄉試受事國子
監益務以經術之文作興鼓舞扶植人才秦人言士子
奮厲讀書自己酉科始

上亦亟稱公爲祭酒規條嚴肅後來者弗能及也爲人
方嚴鯁亮不苟言笑造次進退必以禮賓客見者肅然
三爵之後疊疊論古今事未嘗煩舛性清介不妄取與
常迎從父之喪于汀州靖南王耿繼茂邀公一見願奉
千金爲壽公拒弗往掌計典苞苴不敢及門先後所却
餽遺無算獨喜購書籍手自校勘整比精好書法瘦硬
入神詩文風致追漢魏而一出於忠愛初奉監修之命
疏請購遺書徵文獻薦故給事中李清耆儒黃宗羲及

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諸生黃虞稷姜宸英貢士萬言
等清宗羲溶以老不至餘徵入史館癸亥以後不與朝
局專領史事年經月緯手自筆削成紀傳十之七時以
爲通識娶湯氏封夫人子二長即樹聲次樹本丁卯舉
人孫一德符以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葬長洲縣
黃土橋新阡二子樹聲樹本持學士韓君莼所譏行狀
來請銘莼之言曰古之君子出而任天下之重蹈危機
長怨府不得久安于位者何限而罹于放斥之禍或更
有甚焉者公奉身而退
主恩無絕玦之迹孤臣遂乞骸之請以禮終始論者未
嘗不謂公遭逢之幸而歸田以後下之引繩披根者勢

猶未已以不讐不疚之身悄悄告瘁天復奪之年不得
 優游就閒長沐恩波為聖朝之遺老斯又海內無不
 摧傷而善類尤為失氣者也嗚呼讀學士之言一時孤
 危之象可想見矣銘曰
 公於斯世若元氣然王即長存衰則疾顛當公在朝元
 氣陶甄熹陽浸長凝陰解堅麟鬪龍戰鶴化鵬遷一往
 一來成功失權我慟云亡公喜歸全嗚呼噫嘻公在斯
 阡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前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刑部
 尚書加一級孝感熊賜履撰

歸軒曾公上筆玉懋麟
 中黃吳公外妻京英寶



